

《惜春》



公共课教学部 陈绘兵/作

名为出走的史诗

(小小说)

□ 外国语学院 崔佳佳

她有一个母亲，她有一个女儿，她是一个女人。两段婚姻，两次生产，是冷酷的刺刀，把一条脐带斩成三段。她的母亲姓赵钱孙李，她或许姓周吴郑王，而女儿姓冯陈褚卫。

“太平了。”一声叹息。

你生活在高原的褶皱里，黄土沟壑纵横，哪里平呢？

“生活太平了。”她摇摇头，望向远方，远处还是层层叠叠的黄土与高坡。北方冬日干冷萧瑟，她穿着水红的毛呢短大衣，内搭毛衣也是红色，像干旱黄土地上的热烈红玫瑰，饱经摧折，却凝霜傲寒。

年少的她，是像果子一样的女孩，脆生生的她去果园里摘熟透了的果子。一边采摘，一边听完了收音机里的名著。小盒子里传出的声音伴随着滋滋电流声，有时还会嗡嗡响不出音，但她依旧深深沉迷其中。

那样规范的发音，那样精练的辞藻，那样新奇的思想，那样新潮的世界……

巨大的欢欣盈满这个乡村女孩的心灵，她沉浸在前所未有的幸福中。可是摘完果子，看着它们头也不回地运向山外，她骤然体会到一种被好友背弃的难过。果子运走了，果子一样水灵的她却留在大山的褶皱中。

她有自命不凡的傲气。她上完了高中，会识字读书，读过的书还不少，她会讲普通话，她自觉有一些与众不同的思想，但又说不上来。她和村子里那些埋头织布洗衣的女孩子究竟何处不同？她说不上来。

她有自命不凡的傲气，可当她望向身边同龄的女子，傲气荡然无存，相反有一种难言的复杂感。如果有对她心生爱慕的小伙子鼓起勇气走向她，说：“你和那些女孩真不一样！”那她会绽放笑容毫不犹豫地离开。她比她们有学识，她比她们爱思考，可她怎能与她们割席。

二十出头的年纪，她结婚了，丈夫忠厚温存，公公是当地有名的老先生。她抬起头，门楣上“耕读传家”四个字映入眼帘，有一瞬间她叛逆地想，迟早有一天这牌匾会经不起风雨的剥蚀，跌下来，碎成齑粉。然后又恍觉自己的荒诞，暗自弯起嘴角。

铁路在她的新家一旁灵巧地打了个弯，立刻朝远方奔去，像不理睬母亲喊叫而只顾奋力奔跑的顽劣孩童。她悄悄在心里嗔怪丈夫，为何把家安在此处，平白惹人烦心，不为火车轰隆隆隆隆，只因它勾起了她太多太多的渴望。

这份渴望在丈夫带她去过一次城里后更加热切，更加澎湃。以往只存在于收音机播报中的世界徐徐展开，她像初生的婴儿，无处不觉新奇可爱。她回到小村庄，日出而作，日落而歇。她想起听过的书里的主人公，娜拉、苔丝、林道静……外面的世界着实美好，但终究凶险难测，她们怎么敢？换作是她，她怎么敢？不用假设，因为她的的确确面临这样的境遇，一条路车水马龙，而另一条锅碗瓢盆。其实她心里早已有答案，山水迢迢，只待付诸行动。

于是她迈上了第一条路，自此开启所谓离经叛道的余生。她去城市做保洁、化妆师、助学园煮饭阿姨，每一份工作都竭尽所能，即使它们常常被一些始料不及的琐事打断。

外人的指点早在她意料之中，好在她已经习惯了。在她年少有些执拗地学普通话时，就有人笑她西洋景了，可她并不以为意，甚至想到了《人生》里的巧珍，她那样爱加林，为他也学起“西洋景”，大清早蹲在石头上刷牙，村里的老头都为她臊，可加林抛弃了她，她再次沦为笑柄。倘若她是加林爱慕巧珍，为她学着刷牙那一套，人们还会轻视他调侃他吗？

你们责怪娜拉轻易抛下婚姻家庭，你们不满苔丝负气深夜离家，你们不解道静为何非要同小资家庭决裂。可你们不曾关怀她们深陷牢笼时的挣扎，也从不知晓牢笼外的世界同样是龙潭虎穴。

生活让她痛苦，可她宁愿痛苦，也不要麻木。即使她一直在痛苦中煎熬，却从未感到悲伤。

或许她真的是错了吧，错在她心比天高，错在她不甘相夫教子草草一生，可她只是想不通为什么人们对女人的容错率那么低？低到她不得不于现实前匍匐跪地，不得不折断自己的梦想。更何况，她究竟错在何处？

古往今来无数的人试图或被生活打磨着，代价是消磨掉自己的理想，可她偏偏要与生活剧烈地摩擦，磨得鲜血淋漓也在所不惜，谁让出走是刻在她骨骼上的史诗。

古往今来无数的人试图或被生活打磨着，代价是消磨掉自己的理想，可她偏偏要与生活剧烈地摩擦，磨得鲜血淋漓也在所不惜，谁让出走是刻在她骨骼上的史诗。

古往今来无数的人试图或被生活打磨着，代价是消磨掉自己的理想，可她偏偏要与生活剧烈地摩擦，磨得鲜血淋漓也在所不惜，谁让出走是刻在她骨骼上的史诗。

古往今来无数的人试图或被生活打磨着，代价是消磨掉自己的理想，可她偏偏要与生活剧烈地摩擦，磨得鲜血淋漓也在所不惜，谁让出走是刻在她骨骼上的史诗。

古往今来无数的人试图或被生活打磨着，代价是消磨掉自己的理想，可她偏偏要与生活剧烈地摩擦，磨得鲜血淋漓也在所不惜，谁让出走是刻在她骨骼上的史诗。

向阳而生

□ 文法学院 夏金融

还不等我说完奶奶抢过话：“这么晚了可只有方便面了，如果你们不嫌弃的话，厨房里还有一点饭我去给你们热热。”

奶奶连点头说：“谢谢您咧，可麻烦您咧。”她拿来小板凳让女孩坐下，慢慢解开系在身上的背带，把里面的小孩慢慢叫醒。

“奶奶我去热吧，你在这里看着店面。”我去厨房里给风尘仆仆的母子们热饭。我奶奶很善良，从我记事开始就是，顾客一有要求就答应，她跟我爷爷不一样，她一直不会拒绝别人。

我端着饭出来的时候，奶奶指着那位妇女说叫她王姨，我打个招呼之后便替奶奶看着店面，奶奶算着今天的账，母子三人吃着他们的晚饭。奶奶说：“这么晚了这顿饭就5块钱吧。”

女人从口袋里拿出用塑料袋层层包裹的“钱包”，从里面拿出了五块钱，还是跟来的时候一样，弯着腰，背着小孩，牵着女儿，拿着包袱。说实话，我看到他们离开的场景，心里是发凉的，我很纳闷，她的丈夫呢？

后来，王姨跟我奶奶慢慢熟了起来，王姨叫奶奶阿婆，奶奶叫王姨小王。王姨的一个远亲在我们这片工地上，王姨也算是“投奔亲戚”来了，王姨平时真不舍得自己花钱，来这边买什么东西都是用最便宜的，她每次来爷爷都不会给她好语气，但是她给她小孙子的东西都是自己能力范围内最好的，奶粉是飞鹤的，漫画书图画书都是时兴的，但是小孩没有玩具，小女孩在垃圾场那边捡到一个破塑料玩具都视如珍宝玩上好多天，但是我从家里带来玩具给她，王姨不说同意，她再喜欢也是不会拿的。不过王姨见了我一直叫我大小姐，我一直摆手说不要这样叫我，叫我名字就好，她说不行，大小姐就是对她的称呼。

过了处暑，我也马上开学了，那天奶奶倒腾着刚下来的绿豆。王姨正好那天没有事，领着小女孩来到商店这边。小女孩很乖，坐在板凳上看着南边建起来的大楼，看着蓝天上飞过去的鸟群，听着夏风吹拂着柳树的沙沙声。

“王姨，你们家的小弟弟怎么今天没领出来啊。”

她讲四川话，我只能听懂个大概：“他在睡觉，我阿姐看着他呢。”

“王姨，这两个小孩的爸爸呢？我还没见过他。”我无心问她。

王姨先是一怔，眼睛眨了几下，跟小女孩说了句话，小女孩高兴地跑着去了职工宿舍那边。王姨看着小女孩走了之后，叹了口气。

我奶奶开玩笑地对我说：“你来查户口吗？问这么详细。”

“我就问问……”我皱了一下眉头。

“阿婆，没问题的，既然大小姐想知道我就说呗，我儿他爸前两年上工的时候，架子上螺丝松了，从上面掉下来，落在竖着的钢筋上了……”说完之后，闷热的空气里只剩下蝉鸣。我怔了一下，开始后悔自己说过的话。

“没啥关系，一开始我也接受不了……只不过现在能梦见他，也算是我们团聚吧……”只不过苦了我孩子，他阿爸走的时候他才六个月，还在我肚子里咧，他还没见过他阿爸咧……”王姨慢慢低下了头。

“他阿爸的赔偿款赔了60万，都被他弟兄他爹妈分了，我们娘仨一分也没捞着，还被她爹妈撵出来了，那段时间真是活不下去，亲孙子都不要了……我也想喝药来着，一了百了，我的那个女娃端着自己下好的面条给我，她才多大啊……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面条。我死了，俩孩子咋办，从那之后我得为俩孩子活，为我自己活。孩子，我的希望咧！”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咧。”我感慨地说。

“还是大小姐会说话，我那个女娃，那年九寨沟地震的时候，一家六口就剩她一个人了，我男的就把她带回家里了，当时来家的时候她害怕得打颤，往后她还跟我们很亲……”

小女孩手里攥着东西，蹦蹦跳跳往这边跑来。她手里拿着一块钱，跟我说要一支小布丁。我从冰箱里拿出来，给她找了五块钱，叠好放在她的小口袋里，她高兴地坐在小板凳上吃小布丁。

我坐在板凳上，问王姨。

“王姨，你小的时候想做什么来着啊？”

王姨笑笑说：“我小时候，有一次跟着我阿爸去大人家里做客，他家有电视，我记得可清楚，那个电视里演女侠打抱不平咧。我当时就想嘛，长大了我也当江湖女侠，惩恶扬善咧，哈哈哈哈哈……”王姨笑的嘴合不上，她看见一旁的女儿，紧紧接着。我奶奶也笑着看着母女俩。

马上快开学了，我突发奇想，从花店买了几枝花插在花瓶里。爷爷说：“净弄钱花花花，想当年我跟你奶奶吃不上喝不上的，不过我孙女鼓捣的这花还挺好看。”

这个时候王姨进来了，看着面前的花

说道：“大小姐好手艺咧，不过这没有蓝花咧，我们川西那边的龙胆应该也开了，那蓝花可好看咧。”她拿好东西就走了，多付了五块钱。

我追出去把那五块钱还给她，她笑着说：“大小姐我知道你咧，把这钱放我娃娃口袋里，我们能自食其力，你快拿着进去吧。”

我执意要给她，她肯定拗不过我。她笑着收下了。我看着她的身影，日薄西山，她的影子拉得也很长，我的脑海里又想起了她的经历，我眼里涌上了泪水。

王姨说的话，我真没见过，爷爷笑着我说：“龙胆嘛，中药材，你去看屋里我吃的药盒子上就有这个名，小小孩做事要留心细心。”

龙胆，生长在西南高山区，耐寒，喜光，耐半阴，喜深。

王姨耐寒，耐住人性的寒冷；耐阴，耐住生活的低谷；喜光，向往着内心的希望。

我下次再见王姨的时候是寒夜，她拎着行李准备走了，不过这次不像来的时候风尘仆仆，满面疲惫，坐着她远方亲戚的面包车。

我有点留恋说：“王姨你就这么走？”

王姨还是笑眯眯地说：“对咧，这边我能干的活都干完了，该跟着阿姐去下一个地方了。”

“王姨我们一直在这个地方的。”我神情紧张地说。

王姨安慰我说：“大小姐你肯定知道你想说什么咯。”

我连忙从兜里掏出钱来，我不知道多少，把它放在王姨手里，说：“你一定要收下，我们感恩遇见。”

王姨这次没有回拒我，她看着我：“感恩遇见咧。”

车子开走了，我追着跑了几步说：“王姨！江湖再见！”

王姨把头探出来招手喊着：“江湖再见咧大小姐！”

我看着他们的车渐渐渐远，直到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广阔的世界应当有更舒展的女性，勇敢的人不是不落泪不怕苦，她们有时也会脆弱到因一句话而泪流满面，但是她们一直咬着牙向前奔跑着，回头再看，她们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路。

莫道春光难挽取，浮云过后艳阳天。鼓起勇气说再见，那么就会被奖励一个新的开始。

“王姨，你小的时候想做什么来着啊？”

王姨笑笑说：“我小时候，有一次跟着我阿爸去大人家里做客，他家有电视，我记得可清楚，那个电视里演女侠打抱不平咧。我当时就想嘛，长大了我也当江湖女侠，惩恶扬善咧，哈哈哈哈哈……”王姨笑的嘴合不上，她看见一旁的女儿，紧紧接着。我奶奶也笑着看着母女俩。

马上快开学了，我突发奇想，从花店买了几枝花插在花瓶里。爷爷说：“净弄钱花花花，想当年我跟你奶奶吃不上喝不上的，不过我孙女鼓捣的这花还挺好看。”

这个时候王姨进来了，看着面前的花

说道：“大小姐好手艺咧，不过这没有蓝花咧，我们川西那边的龙胆应该也开了，那蓝花可好看咧。”她拿好东西就走了，多付了五块钱。

我追出去把那五块钱还给她，她笑着说：“大小姐我知道你咧，把这钱放我娃娃口袋里，我们能自食其力，你快拿着进去吧。”

我执意要给她，她肯定拗不过我。她笑着收下了。我看着她的身影，日薄西山，她的影子拉得也很长，我的脑海里又想起了她的经历，我眼里涌上了泪水。

王姨说的话，我真没见过，爷爷笑着我说：“龙胆嘛，中药材，你去看屋里我吃的药盒子上就有这个名，小小孩做事要留心细心。”

龙胆，生长在西南高山区，耐寒，喜光，耐半阴，喜深。

王姨耐寒，耐住人性的寒冷；耐阴，耐住生活的低谷；喜光，向往着内心的希望。

我下次再见王姨的时候是寒夜，她拎着行李准备走了，不过这次不像来的时候风尘仆仆，满面疲惫，坐着她远方亲戚的面包车。

我有点留恋说：“王姨你就这么走？”

王姨还是笑眯眯地说：“对咧，这边我能干的活都干完了，该跟着阿姐去下一个地方了。”

“王姨我们一直在这个地方的。”我神情紧张地说。

王姨安慰我说：“大小姐你肯定知道你想说什么咯。”

我连忙从兜里掏出钱来，我不知道多少，把它放在王姨手里，说：“你一定要收下，我们感恩遇见。”

王姨这次没有回拒我，她看着我：“感恩遇见咧。”

车子开走了，我追着跑了几步说：“王姨！江湖再见！”

王姨把头探出来招手喊着：“江湖再见咧大小姐！”

我看着他们的车渐渐渐远，直到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广阔的世界应当有更舒展的女性，勇敢的人不是不落泪不怕苦，她们有时也会脆弱到因一句话而泪流满面，但是她们一直咬着牙向前奔跑着，回头再看，她们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路。

莫道春光难挽取，浮云过后艳阳天。鼓起勇气说再见，那么就会被奖励一个新的开始。

“王姨，你小的时候想做什么来着啊？”

王姨笑笑说：“我小时候，有一次跟着我阿爸去大人家里做客，他家有电视，我记得可清楚，那个电视里演女侠打抱不平咧。我当时就想嘛，长大了我也当江湖女侠，惩恶扬善咧，哈哈哈哈哈……”王姨笑的嘴合不上，她看见一旁的女儿，紧紧接着。我奶奶也笑着看着母女俩。

马上快开学了，我突发奇想，从花店买了几枝花插在花瓶里。爷爷说：“净弄钱花花花，想当年我跟你奶奶吃不上喝不上的，不过我孙女鼓捣的这花还挺好看。”

这个时候王姨进来了，看着面前的花

说道：“大小姐好手艺咧，不过这没有蓝花咧，我们川西那边的龙胆应该也开了，那蓝花可好看咧。”她拿好东西就走了，多付了五块钱。

我追出去把那五块钱还给她，她笑着说：“大小姐我知道你咧，把这钱放我娃娃口袋里，我们能自食其力，你快拿着进去吧。”

我执意要给她，她肯定拗不过我。她笑着收下了。我看着她的身影，日薄西山，她的影子拉得也很长，我的脑海里又想起了她的经历，我眼里涌上了泪水。

王姨说的话，我真没见过，爷爷笑着我说：“龙胆嘛，中药材，你去看屋里我吃的药盒子上就有这个名，小小孩做事要留心细心。”

龙胆，生长在西南高山区，耐寒，喜光，耐半阴，喜深。

王姨耐寒，耐住人性的寒冷；耐阴，耐住生活的低谷；喜光，向往着内心的希望。

我下次再见王姨的时候是寒夜，她拎着行李准备走了，不过这次不像来的时候风尘仆仆，满面疲惫，坐着她远方亲戚的面包车。

我有点留恋说：“王姨你就这么走？”

王姨还是笑眯眯地说：“对咧，这边我能干的活都干完了，该跟着阿姐去下一个地方了。”

“王姨我们一直在这个地方的。”我神情紧张地说。

王姨安慰我说：“大小姐你肯定知道你想说什么咯。”

我连忙从兜里掏出钱来，我不知道多少，把它放在王姨手里，说：“你一定要收下，我们感恩遇见。”

王姨这次没有回拒我，她看着我：“感恩遇见咧。”

车子开走了，我追着跑了几步说：“王姨！江湖再见！”

王姨把头探出来招手喊着：“江湖再见咧大小姐！”

我看着他们的车渐渐渐远，直到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广阔的世界应当有更舒展的女性，勇敢的人不是不落泪不怕苦，她们有时也会脆弱到因一句话而泪流满面，但是她们一直咬着牙向前奔跑着，回头再看，她们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路。

莫道春光难挽取，浮云过后艳阳天。鼓起勇气说再见，那么就会被奖励一个新的开始。

“王姨，你小的时候想做什么来着啊？”

王姨笑笑说：“我小时候，有一次跟着我阿爸去大人家里做客，他家有电视，我记得可清楚，那个电视里演女侠打抱不平咧。我当时就想嘛，长大了我也当江湖女侠，惩恶扬善咧，哈哈哈哈哈……”王姨笑的嘴合不上，她看见一旁的女儿，紧紧接着。我奶奶也笑着看着母女俩。

马上快开学了，我突发奇想，从花店买了几枝花插在花瓶里。爷爷说：“净弄钱花花花，想当年我跟你奶奶吃不上喝不上的，不过我孙女鼓捣的这花还挺好看。”

这个时候王姨进来了，看着面前的花

说道：“大小姐好手艺咧，不过这没有蓝花咧，我们川西那边的龙胆应该也开了，那蓝花可好看咧。”她拿好东西就走了，多付了五块钱。

我追出去把那五块钱还给她，她笑着说：“大小姐我知道你咧，把这钱放我娃娃口袋里，我们能自食其力，你快拿着进去吧。”

我执意要给她，她肯定拗不过我。她笑着收下了。我看着她的身影，日薄西山，她的影子拉得也很长，我的脑海里又想起了她的经历，我眼里涌上了泪水。

王姨说的话，我真没见过，爷爷笑着我说：“龙胆嘛，中药材，你去看屋里我吃的药盒子上就有这个名，小小孩做事要留心细心。”

龙胆，生长在西南高山区，耐寒，喜光，耐半阴，喜深。

王姨耐寒，耐住人性的寒冷；耐阴，耐住生活的低谷；喜光，向往着内心的希望。

我下次再见王姨的时候是寒夜，她拎着行李准备走了，不过这次不像来的时候风尘仆仆，满面疲惫，坐着她远方亲戚的面包车。

我有点留恋说：“王姨你就这么走？”

王姨还是笑眯眯地说：“对咧，这边我能干的活都干完了，该跟着阿姐去下一个地方了。”

“王姨我们一直在这个地方的。”我神情紧张地说。

王姨安慰我说：“大小姐你肯定知道你想说什么咯。”

我连忙从兜里掏出钱来，我不知道多少，把它放在王姨手里，说：“你一定要收下，我们感恩遇见。”

王姨这次没有回拒我，她看着我：“感恩遇见咧。”

车子开走了，我追着跑了几步说：“王姨！江湖再见！”

王姨把头探出来招手喊着：“江湖再见咧大小姐！”

我看着他们的车渐渐渐远，直到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广阔的世界应当有更舒展的女性，勇敢的人不是不落泪不怕苦，她们有时也会脆弱到因一句话而泪流满面，但是她们一直咬着牙向前奔跑着，回头再看，她们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路。

莫道春光难挽取，浮云过后艳阳天。鼓起勇气说再见，那么就会被奖励一个新的开始。

“王姨，你小的时候想做什么来着啊？”

王姨笑笑说：“我小时候，有一次跟着我阿爸去大人家里做客，他家有电视，我记得可清楚，那个电视里演女侠打抱不平咧。我当时就想嘛，长大了我也当江湖女侠，惩恶扬善咧，哈哈哈哈哈……”王姨笑的嘴合不上，她看见一旁的女儿，紧紧接着。我奶奶也笑着看着母女俩。

马上快开学了，我突发奇想，从花店买了几枝花插在花瓶里。爷爷说：“净弄钱花花花，想当年我跟你奶奶吃不上喝不上的，不过我孙女鼓捣的这花还挺好看。”

这个时候王姨进来了，看着面前的花

说道：“大小姐好手艺咧，不过这没有蓝花咧，我们川西那边的龙胆应该也开了，那蓝花可好看咧。”她拿好东西就走了，多付了五块钱。

我追出去把那五块钱还给她，她笑着说：“大小姐我知道你咧，把这钱放我娃娃口袋里，我们能自食其力，你快拿着进去吧。”

我执意要给她，她肯定拗不过我。她笑着收下了。我看着她的身影，日薄西山，她的影子拉得也很长，我的脑海里又想起了她的经历，我眼里涌上了泪水。

王姨说的话，我真没见过，爷爷笑着我说：“龙胆嘛，中药材，你去看屋里我吃的药盒子上就有这个名，小小孩做事要留心细心。”

龙胆，生长在西南高山区，耐寒，喜光，耐半阴，喜深。

王姨耐寒，耐住人性的寒冷；耐阴，耐住生活的低谷；喜光，向往着内心的希望。

我下次再见王姨的时候是寒夜，她拎着行李准备走了，不过这次不像来的时候风尘仆仆，满面疲惫，坐着她远方亲戚的面包车。

我有点留恋说：“王姨你就这么走？”

王姨还是笑眯眯地说：“对咧，这边我能干的活都干完了，该跟着阿姐去下一个地方了。”

“王姨我们一直在这个地方的。”我神情紧张地说。

王姨安慰我说：“大小姐你肯定知道你想说什么咯。”

我连忙从兜里掏出钱来，我不知道多少，把它放在王姨手里，说：“你一定要收下，我们感恩遇见。”

王姨这次没有回拒我，她看着我：“感恩遇见咧。”

车子开走了，我追着跑了几步说：“王姨！江湖再见！”

王姨把头探出来招手喊着：“江湖再见咧大小姐！”

我看着他们的车渐渐渐远，直到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广阔的世界应当有更舒展的女性，勇敢的人不是不落泪不怕苦，她们有时也会脆弱到因一句话而泪流满面，但是她们一直咬着牙向前奔跑着，回头再看，她们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路。

莫道春光难挽取，浮云过后艳阳天。鼓起勇气说再见，那么就会被奖励一个新的开始。

餐桌

□ 测绘学院 赵雅璇

动人的样子。我妈心疼婷婷，拉着她的手劝她离婚。婷婷不肯，为着肚子里的孩子不肯。我妈没法，从自己的存款里拨了些钱给婷婷防身。

祸不单行，坏事一件一件接踵而至，婷婷像是被上天抛弃的遗孤，痛苦灾难接踵而至。

婷婷忍受着痛苦不堪的婚姻，恰逢这时，她的混账弟弟在外欠账还死了人。债主逼到婷婷家，一家人痛不欲生，砸锅卖铁才还清弟弟造下的孽。

那些日子艰难到我妈都看不下去出手接济，婷婷卖西卖东，愣是没舍得卖那方餐桌。餐桌沾上贫苦的划痕，上面常摆着少几荤腥的菜食。

这时候，婷婷临产，生活清苦让婷婷险些死在手术台上。儿子顺利出生，取了个名叫孟平——随婷婷姓，上了户口，没出月子，婷婷就和老老公离婚了。

房子是婷婷的，一场官司后，她那混账老公净身出户。从民政局出来，婷婷略带苍老的脸上终于出现了真心的笑容。久困樊笼的鸟终于自由了。

孩子归婷婷，一个人好不容易熬过最难的时候。婷婷自己开了家店，托着手艺的福，生意还算红火。

婷婷因着开店的缘故，和各种人打交道，身上那些温婉可人气都褪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身潇洒的江湖气，三四十岁的婷婷，变得明艳动人，生机勃勃。

日子好一点儿，婷婷劝妈她收整一下原先的屋子。小房子家具卖了七七八八，唯独留下那张四方餐桌，仍旧矗立在那。

我和孟平一所学校。婷婷年轻时也聪明好学，孟平完美继承了这点，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我曾经在放学路上问过孟平，婷婷为什么不换掉餐桌，明明已经很久了。

孟平说，婷婷看着餐桌会想到未来。生活总是在变好，婷婷的餐桌上逐渐变得丰富。曾经的苦迹斑斑被桌上热腾腾的饭菜遮盖住，掩去了过去的苦难，遮住了前半生的不易。

餐桌上痕迹斑斑，婷婷喝着罐啤酒，就着电视咿咿呀呀的声音给我们讲这两天碰见的离谱顾客。她笑得很开心，像是一个少女时代的人。

婷婷家有一张餐桌。说是餐桌，其实不过就是一张矮矮的茶几，为了方便就在上面吃饭，久而久之就变成了餐桌。

每次我去时，餐桌上总是满满的，放着各式各样的美食菜品，腾腾热气等我而坐。等到最后一道菜端上来，婷婷笑呵呵开一罐啤酒，调出电视来就开始吃饭。

时间倒回到几年前再看，这张餐桌是婷婷家唯二拿得出手的像样东西——另一样是他的儿子，街里闻名的好学生。

婷婷和我妈是发小，打小长起来的情谊。我妈是个敢走敢闯的性子，年轻的时候孤身一人到外地求学，学了一身本事回来，在当地的一家国企上起了班。虽然不说很富有，但我们母女二人生活也是够了。

婷婷自小温和老实，这辈子做过最出格的事大概也是和我妈这么一个泼辣女子交往半生。

婷婷下面有个弟弟，不成器，不像样，加上家中长辈溺爱无度，长成了一副混账模样。吃喝嫖赌样样在行，礼仪忠孝仅仅略识，年轻时就好惹是生非，大了以后更甚。

我出生那会，婷婷来我的满月酒。见过当时的照片，我妈也给我讲过。那会儿的婷婷和少女时代大不一样。

少女时期的婷婷温婉可人，整一个美人坯子，上学时多少男生跟在后边讨儿追求。但婷婷都不看一眼，唯独围着别校的一个小子转。

我妈早些时候见过那人，尖嘴猴腮，一脸刻薄样，看起来就不安分。别人都劝过，婷婷不听，着迷一样扑在那人身上。那小子也是个会来事的，一嘴甜言蜜语哄得婷婷父母心花怒放，一时脑袋答应了他们的婚事。礼金里的其中一项就是那张方的餐桌。

户口本换出红本来时，婷婷结束了她的少女时代。守着那方餐桌畅想美好的未来。

那人也不是什么好种，婚后就开始本性毕露，动辄对婷婷打骂下重手，家里的餐桌几次险些砸碎。婷婷想过离婚，奈何当时正怀着孕，为了孩子也是忍下来了。

我的满月宴上，婷婷挺着大肚子，四肢枯瘦，面中凹陷，半分没有年轻时美丽

动人的样子。我妈心疼婷婷，拉着她的手劝她离婚。婷婷不肯，为着肚子里的孩子不肯。我妈没法，从自己的存款里拨了些钱给婷婷防身。

祸不单行，坏事一件一件接踵而至，婷婷像是被上天抛弃的遗孤，痛苦灾难接踵而至。

婷婷忍受着痛苦不堪的婚姻，恰逢这时，她的混账弟弟在外欠账还死了人。债主逼到婷婷家，一家人痛不欲生，砸锅卖铁才还清弟弟造下的孽。

那些日子艰难到我妈都看不下去出手接济，婷婷卖西卖东，愣是没舍得卖那方餐桌。餐桌沾上贫苦的划痕，上面常摆着少几荤腥的菜食。

这时候，婷婷临产，生活清苦让婷婷险些死在手术台上。儿子顺利出生，取了个名叫孟平——随婷婷姓，上了户口，没出月子，婷婷就和老老公离婚了。

房子是婷婷的，一场官司后，她那混账老公净身出户。从民政局出来，婷婷略带苍老的脸上终于出现了真心的笑容。久困樊笼的鸟终于自由了。

孩子归婷婷，一个人好不容易熬过最难的时候。婷婷自己开了家店，托着手艺的福，生意还算红火。

婷婷因着开店的缘故，和各种人打交道，身上那些温婉可人气都褪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身潇洒的江湖气，三四十岁的婷婷，变得明艳动人，生机勃勃。

日子好一点儿，婷婷劝妈她收整一下原先的屋子。小房子家具卖了七七八八，唯独留下那张四方餐桌，仍旧矗立在那。

我和孟平一所学校。婷婷年轻时也聪明好学，孟平完美继承了这点，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我曾经在放学路上问过孟平，婷婷为什么不换掉餐桌，明明已经很久了。

孟平说，婷婷看着餐桌会想到未来。生活总是在变好，婷婷的餐桌上逐渐变得丰富。曾经的苦迹斑斑被桌上热腾腾的饭菜遮盖住，掩去了过去的苦难，遮住了前半生的不易。

餐桌上痕迹斑斑，婷婷喝着罐啤酒，就着电视咿咿呀呀的声音给我们讲这两天碰见的离谱顾客。她笑得很开心，像是一个少女时代的人。

动人的样子。我妈心疼婷婷，拉着她的手劝她离婚。婷婷不肯，为着肚子里的孩子不肯。我妈没法，从自己的存款里拨了些钱给婷婷防身。

祸不单行，坏事一件一件接踵而至，婷婷像是被上天抛弃的遗孤，痛苦灾难接踵而至。

婷婷忍受着痛苦不堪的婚姻，恰逢这时，她的混账弟弟在外欠账还死了人。债主逼到婷婷家，一家人痛不欲生，砸锅卖铁才还清弟弟造下的孽。

那些日子艰难到我妈都看不下去出手接济，婷婷卖西卖东，愣是没舍得卖那方餐桌。餐桌沾上贫苦的划痕，上面常摆着少几荤腥的菜食。

这时候，婷婷临产，生活清苦让婷婷险些死在手术台上。儿子顺利出生，取了个名叫孟平——随婷婷姓，上了户口，没出月子，婷婷就和老老公离婚了。

房子是婷婷的，一场官司后，她那混账老公净身出户。从民政局出来，婷婷略带苍老的脸上终于出现了真心的笑容。久困樊笼的鸟终于自由了。

孩子归婷婷，一个人好不容易熬过最难的时候。婷婷自己开了家店，托着手艺的福，生意还算红火。

婷婷因着开店的缘故，和各种人打交道，身上那些温婉可人气都褪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身潇洒的江湖气，三四十岁的婷婷，变得明艳动人，生机勃勃。

日子好一点儿，婷婷劝妈她收整一下原先的屋子。小房子家具卖了七七八八，唯独留下那张四方餐桌，仍旧矗立在那。

我和孟平一所学校。婷婷年轻时也聪明好学，孟平完美继承了这点，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我曾经在放学路上问过孟平，婷婷为什么不换掉餐桌，明明已经很久了。

孟平说，婷婷看着餐桌会想到未来。生活总是在变好，婷婷的餐桌上逐渐变得丰富。曾经的苦迹斑斑被桌上热腾腾的饭菜遮盖住，掩去了过去的苦难，遮住了前半生的不易。

餐桌上痕迹斑斑，婷婷喝着罐啤酒，就着电视咿咿呀呀的声音给我们讲这两天碰见的离谱顾客。她笑得很开心，像是一个少女时代的人。

动人的样子。我妈心疼婷婷，拉着她的手劝她离婚。婷婷不肯，为着肚子里的孩子不肯。我妈没法，从自己的存款里拨了些钱给婷婷防身。

祸不单行，坏事一件一件接踵而至，婷婷像是被上天抛弃的遗孤，痛苦灾难接踵而至。

婷婷忍受着痛苦不堪的婚姻，恰逢这时，她的混账弟弟在外欠账还死了人。债主逼到婷婷家，一家人痛不欲生，砸锅卖铁才还清弟弟造下的孽。

那些日子艰难到我妈都看不下去出手接济，婷婷卖西卖东，愣是没舍得卖那方餐桌。餐桌沾上贫苦的划痕，上面常摆着少几荤腥的菜食。

这时候，婷婷临产，生活清苦让婷婷险些死在手术台上。儿子顺利出生，取了个名叫孟平——随婷婷姓，上了户口，没出月子，婷婷就和老老公离婚了。

房子是婷婷的，一场官司后，她那混账老公净身出户。从民政局出来，婷婷略带苍老的脸上终于出现了真心的笑容。久困樊笼的鸟终于自由了。

孩子归婷婷，一个人好不容易熬过最难的时候。婷婷自己开了家店，托着手艺的福，生意还算红火。

婷婷因着开店的缘故，和各种人打交道，身上那些温婉可人气都褪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身潇洒的江湖气，三四十岁的婷婷，变得明艳动人，生机勃勃。

日子好一点儿，婷婷劝妈她收整一下原先的屋子。小房子家具卖了七七八八，唯独留下那张四方餐桌，仍旧矗立在那。

我和孟平一所学校。婷婷年轻时也聪明好学，孟平完美继承了这点，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我曾经在放学路上问过孟平，婷婷为什么不换掉餐桌，明明已经很久了。

孟平说，婷婷看着餐桌会想到未来。生活总是在变好，婷婷的餐桌上逐渐变得丰富。曾经的苦迹斑斑被桌上热腾腾的饭菜遮盖住，掩去了过去的苦难，遮住了前半生的不易。

餐桌上痕迹斑斑，婷婷喝着罐啤酒，就着电视咿咿呀呀的声音给我们讲这两天碰见的离谱顾客。她笑得很开心，像是一个少女时代的人。

动人的样子。我妈心疼婷婷，拉着她的手劝她离婚。婷婷不肯，为着肚子里的孩子不肯。我妈没法，从自己的存款里拨了些钱给婷婷防身。

祸不单行，坏事一件一件接踵而至，婷婷像是被上天抛弃的遗孤，痛苦灾难接踵而至。

婷婷忍受着痛苦不堪的婚姻，恰逢这时，她的混账弟弟在外欠账还死了人。债主逼到婷婷家，一家人痛不欲生，砸锅卖铁才还清弟弟造下的孽。

那些日子艰难到我妈都看不下去出手接济，婷婷卖西卖东，愣是没舍得卖那方餐桌。餐桌沾上贫苦的划痕，上面常摆着少几荤腥的菜食。

这时候，婷婷临产，生活清苦让婷婷险些死在手术台上。儿子顺利出生，取了个名叫孟平——随婷婷姓，上了户口，没出月子，婷婷就和老老公离婚了。

房子是婷婷的，一场官司后，她那混账老公净身出户。从民政局出来，婷婷略带苍老的脸上终于出现了真心的笑容。久困樊笼的鸟终于自由了。

孩子归婷婷，一个人好不容易熬过最难的时候。婷婷自己开了家店，托着手艺的福，生意还算红火。

婷婷因着开店的缘故，和各种人打交道，身上那些温婉可人气都褪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身潇洒的江湖气，三四十岁的婷婷，变得明艳动人，生机勃勃。

日子好一点儿，婷婷劝妈她收整一下原先的屋子。小房子家具卖了七七八八，唯独留下那张四方餐桌，仍旧矗立在那。

我和孟平一所学校。婷婷年轻时也聪明好学，孟平完美继承了这点，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我曾经在放学路上问过孟平，婷婷为什么不换掉餐桌，明明已经很久了。

孟平说，婷婷看着餐桌会想到未来。生活总是在变好，婷婷的餐桌上逐渐变得丰富。曾经的苦迹斑斑被桌上热腾腾的饭菜遮盖住，掩去了过去的苦难，遮住了前半生的不易。

餐桌上痕迹斑斑，婷婷喝着罐啤酒，就着电视咿咿呀呀的声音给我们讲这两天碰见的离谱顾客。她笑得很开心，像是一个少女时代的人。

动人的样子。我妈心疼婷婷，拉着她的手劝她离婚。婷婷不肯，为着肚子里的孩子不肯。我妈没法，从自己的存款里拨了些钱给婷婷防身。

祸不单行，坏事一件一件接踵而至，婷婷像是被上天抛弃的遗孤，痛苦灾难接踵而至。

婷婷忍受着痛苦不堪的婚姻，恰逢这时，她的混账弟弟在外欠账还死了人。债主逼到婷婷家，一家人痛不欲生，砸锅卖铁才还清弟弟造下的孽。

那些日子艰难到我妈都看不下去出手接济，婷婷卖西卖东，愣是没舍得卖那方餐桌。餐桌沾上贫苦的划痕，上面常摆着少几荤腥的菜食。

这时候，婷婷临产，生活清苦让婷婷险些死在手术台上。儿子顺利出生，取了个名叫孟平——随婷婷姓，上了户口，没出月子，婷婷就和老老公离婚了。

房子是婷婷的，一场官司后，她那混账老公净身出户。从民政局出来，婷婷略带苍老的脸上终于出现了真心的笑容。久困樊笼的鸟终于自由了。

孩子归婷婷，一个人好不容易熬过最难的时候。婷婷自己开了家店，托着手艺的福，生意还算红火。

婷婷因着开店的缘故，和各种人打交道，身上那些温婉可人气都褪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身潇洒的江湖气，三四十岁的婷婷，变得明艳动人，生机勃勃。

日子好一点儿，婷婷劝妈她收整一下原先的屋子。小房子家具卖了七七八八，唯独留下那张四方餐桌，仍旧矗立在那。

我和孟平一所学校。婷婷年轻时也聪明好学，孟平完美继承了这点，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我曾经在放学路上问过孟平，婷婷为什么不换掉餐桌，明明已经很久了。

孟平说，婷婷看着餐桌会想到未来。生活总是在变好，婷婷的餐桌上逐渐变得丰富。曾经的苦迹斑斑被桌上热腾腾的饭菜遮盖住，掩去了过去的苦难，遮住了前半生的不易。

餐桌上痕迹斑斑，婷婷喝着罐啤酒，就着电视咿咿呀呀的声音给我们讲这两天碰见的离谱顾客。她笑得很开心，像是一个少女时代的人。



相信

□ 海洋学院 马忠诚

我的时间慢慢向我靠近
他跨过座座山丘
我驻足此刻
回首 看到
过去我的眼睛
他叫我别走又别停

就在下一个路口
我不再理会他的挣扎
只是抿了半口清酒
感受草青
风悠悠

我从来没有想过
这个世界有多复杂
澄澈又有多难

都在呼喊上岸
好像
人生是被注定溺死的船
可人山人海
都挤在火山口
疯狂争抢一份灼热
他们称之为温暖
并且视之珍宝
付出也甘之如飴
为了获取
或许
也是人心易渐冷

言不尽于此
是因时间许我
且再等 再等